

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

主编：墨白 方亚平

小镇人物系列



孙方友 著

小镇人物 叁 重逢

河南文艺出版社

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

主编：墨白 方亚平

小镇人物系列



孙方友 著

小镇人物

叁

重逢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逢/孙方友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6

(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 小镇人物系列)

ISBN 978-7-80765-058-4

I. 重… II. 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4158号

小 镇 人 物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承印单位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87毫米×1092毫米

开本 16
印张 11.75
字数 137000
版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一

“小镇人物”是孙方友“陈州笔记”^①的延续，是他“新笔记体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州笔记”里的人物的生存背景，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小镇人物”里的人物的生存背景，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从19世纪以降到21世纪初，孙方友的“新笔记体小说”，讲述了先后三个朝代足足百年有余的历史。

孙方友笔下的小镇，就是颍河镇。在这里，小镇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历史，也不是哲学家眼中的历史，而是一个文学家眼中的历史。这是一部带有个体温具有文学特质的被浓缩了的20世纪的中国民间史。这部民间史有着明确的历史观，那就是民间立场。在这里，我们能处处看到我们自己的身影，能看到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存在过的那一刻。就像舍伍德·安德森^②所说的那样：“真正的历史只是各个片刻的历史，我们只有在难得的

① “陈州笔记”八卷本，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版。

②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小说家。

片刻间是真正的生活。”颍河镇的历史是鲜活的，她的鲜活存在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每一个片断里。

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立传，是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美学根基；以人物命运为纲的叙事策略，是孙方友“新笔记体小说”的美学风格。“陈州笔记”收入三百二十余篇，“小镇人物”收入三百五十余篇，前前后后近七百个人物，这些微弱得像野草一样鲜活的生命，构成了颍河镇的血肉与灵魂，可谓气势磅礴；在孙方友的笔下，颍河镇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所不及，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染纸上，可谓生生不息；在一个小小的颍河镇上，孙方友绘就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把我们民族的记忆和民族的情绪书写得淋漓尽致，可谓新时期文学生长史中一座独特的山峰。

我们采用编年的方式来编辑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系列”，这样，能使我们看清作者“新笔记体小说”叙事风格形成的基本脉络。“小镇人物系列”共分六卷：

卷一《名伶》：收入1985年到1993年作者创作的四十九篇作品；

卷二《巫女》：收入1994年到1998年作者创作的五十二篇作品；

卷三《重逢》：收入1999年到2001年作者创作的六十篇作品；

卷四《打手》：收入2002年到2004年作者创作的七十六篇作品；

卷五《鞋铺》：收入2005年到2006年作者创作的五十八篇作品；

卷六《白狗》：收入2007年到2008年作者创作的五十八篇作品。

每卷中的作品编排秩序，也严格遵循了作者创作过程中的时间顺序。

墨白

2009年3月10日

序二

2008年孙方友先有八卷本“陈州笔记”出版,今年又有六卷本“小镇人物”问世。这只是孙方友作品的一部分:小小说十四卷六百余篇。

孙方友在当代文坛也算一个传奇了。 “文革”开始时孙方友还是一个乡村中学生,经过十年并非自觉的生活磨砺和随机式的文学积累,自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一发而不可收,先在河南、进而在《收获》、《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当代》、《大家》等全国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有影视剧,以及长篇小说。三十年来总计五百多万字。也许这样介绍孙方友,还无法挂上“传奇”二字。他只不过是新时期以来文学豫军乃至中国中青年作家中有实力的一个。

孙方友传奇出在小小说上。文学艺术就是这样,读者和文坛只愿意记住顶尖的东西。尽管孙方友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获各类奖六十余项,其影响力不能算小;但是,印象深刻,使人记住他的是因为其小小说。其得奖大多也是因其小小说,六次蝉联《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大奖,四次荣获中国微型

小说学会年度一等奖,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首届“吴承恩奖”等等;小小说作品入选全国许多重要选本,许多篇被译成多种外文;为此,文坛早就称赞孙方友为“小小说中的大家”,甚至有人戏称其为“小小说之王”。他的其他文学光彩则可能由其小小小说的强烈光芒遮挡了。

这也难怪。孙方友三十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由点点滴滴到浩浩荡荡,使小小说成为洋洋大观,微型成为巨著,获得无可争议的大成功。检点古今,就一位作家某一文体的创作总量来讲,孙方友小小小说的数量尚无人出其右。说到当代孙方友,自然会想到一位古人。山东淄川蒲松龄一生以短篇而成经典名著《聊斋志异》,总量也就是将近五百篇。时下有人把蒲松龄与孙方友相比较,足见孙方友传奇的品位。当然,蒲松龄的崇高评价已有共识,对孙方友的评判还需要时间检验。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作为后来者、后学,孙方友的作品当是不辱前人的。

当然,不仅仅是数量。孙方友在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笔记体小说传统的参悟和承继的基础上,创新了中国当代小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提升了小小说的文学含量,扩大了中国小小说在当代读者中的影响。应当说孙方友代表了当代中国小小说创作的成就;同时,他也是我国当代笔记体小说的重要代表性作家。

孙方友之所以对小小说锲而不舍,植根于他对小小说深刻的文体意识。他是小小说的觉悟者。他早早地看到了小小说独有的文学功能与不可低估的独立价值。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规律和方法;窥豹一斑,滴水现太阳,更是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规律和方法。孙方友在小小说中看到了“大”。

小小说聚焦焦点,放大细节,微型可缩微,微型可显微;细胞解剖,可成人类标本;地方邮票可成世界窗口;因其“寸铁杀人”的功能,小小说向来为小说家族之小精灵,为长、中、短篇所不可代替。如律诗之绝句,亦为文学史之一景观。

在当代,小小说更具以小取胜的特殊价值。因其小而创作方便;因其小而称为一分钟小说、口袋读物,是说其速读方便;更因其浓缩了文学含量,有营养,有特色,有品位;还因其雅俗共赏、两端喜爱,而决定其读者群。为此,孙方

友以写小小说为看家本领,贯穿于其创作过程中,矢志不移。

孙方友的“老谋深算”更在于他对文学资源的独具慧眼。对家乡古陈州,对淮阳颍河小镇,他从出道之初,就认定它是祖宗留给后人的文学风水宝地,得天独厚的文学富矿。过去叫做选择题材,寻找素材,这是不全面的。其实它是全面的资源。它为作家准备好了一切:故事、人物、氛围、语言……应有尽有,俯拾皆是。还有他浸润沉潜其中的感觉。以陈州人物故事诉之于小小说写作,如从大山上取石伐木,如从城河里舀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实,这个“公开的秘密”,不少人也许都看到了。而孙方友早就动了进行深度开发的心思。面对家乡这一宝库,他像阿里巴巴一样,喊一声芝麻开门吧,宝库的大门打开了。他是一边打造文学作品一边长远谋划。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取宝活动,以小小说的形式一块一块垒成了家乡的七宝楼台,使颍河小镇进而古陈州成为中原乃至中国的文化符号。

作为文学家的孙方友有一双慧眼,更有一颗慧心。他情有独钟一往情深的是人。孙方友的小小说是可以当《史记》读,当《世说新语》看的。“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前者以写事为主,后者以写人为主;前者可称乡村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者则是底层人生的“百姓列传”。也可以说,孙方友的小小说整体来说是卷帙浩繁的百姓列传。中国的二十四史有大量的篇幅是人物列传,但基本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没有老百姓的。孙方友写的是“民间版的史记”,是“老百姓的列传”。孙方友目中有人,心中有人,笔下有人,毋宁说他是以人为本的。“小镇人物”和“陈州笔记”共有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色人等,各个不同时代、各种不同性格命运的数百个人物,全面深刻地表现出作家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对人性人情的体悟,不仅具有当下时代的鲜明的鲜活的特征,而且留下具有历史含量的可以穿越时空的关于人、人情、人性的一些永恒版本。

就写作艺术而言,写好小小说,更需要作家呕心沥血成为妙手。孙方友清醒地认识到小小说对文学家实力、功力的挑战。小小说因其小而无法藏拙,无法兑水,不给粗疏留下空间,因其数量大又必须避免重复。因而不选选材要刁钻,布局要出人意料,语言也要像鸡汤一样有味道,一石三鸟,意趣横生,对细节精雕细刻,以一二动作或片言只语凸显人物性格,笔简神肖,即事见人,着墨

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风尚,历历如睹,最终在艺术走廊里留下人物的脚步声,直至让读者忘不掉他的人物。

这些正是孙方友小小说艺术追求的目标。他正是按这个高目标一篇篇写的,一步步做的。既吸取古代的外国的传统写法的许多长处,又从自己的感悟和表现对象的需要出发,独出心裁,不拘成规,率意成新。在作品数量上创纪录的同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佳作纷至沓来,诸如《女匪》、《女票》、《满票》、《壮丁》、《狱卒》、《雅盗》、《神偷》、《捉鳖大王》、《霸王别姬》、《重逢》等已成为当代小小说脍炙人口的名篇范本乃至经典,其艺术经验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孙方友小小说创作的成功,为以文为生、以文名世的探索者留下诸多启示。在自己的经历和视野的基础上发现和选定适宜自己开发的文学资源以后,还要选择适合发挥自己才情的文体,然后是坚忍不拔、义无反顾、竭泽而渔,力求做大,同时做好,做到尽善尽美,达到极致,做成“品牌”、做成“王”。

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系列”出版,命我作序。我想,孙方友写了张、王、李、赵、刘,但这个“小镇”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漏掉了,这就是孙方友。补写孙方友,是我的责任,我是他作品的老读者,又是他的同事、朋友和兄长,人与文俱熟,不可推托。只是我不会写小说,权以此文代之吧。是为序。

2009年5月15日于河南省文学院

孙荪

目 录

1999 年

680	魏步曾		
680	六 普		
680	魏 魏 大 永		
110	安公雷		
470	目 录	1999 年	
770	魏 正		
680	魏 三 林	曹 长 老	001
680	于 魏 大 吴	韩 广 太	004
280	魏 委 黄	姚 社 长	007
880	文 瑞 王	韩 广 元	010
120	文 大 姜	赵 驴 儿	013
680	魏 封 氏	珊 珊	016
280	同 步 洪	于 宝 兰	021
280	黄 王	雷 老 周	024
101	小 学 群	郑 乡 长	027
401	王 步	郑 助 理	030
701	森 黄	郑 书 记	032
011	望 阳 丰	老 袁	036
111	斗 因 氏	吕 中 湖	039
111	和 和	大 洋 马	042
111	分 义 洪	崔 班 长	044
121	林 云 平	哑 喉 咙	047
151	魏 大	唐 杰	050
751	素 芬	马 五	052
151	吉 步 黑	周 鹏	055
151	魏 魏 洪	马 老 太	058
		张 彩 祥	060

五 0001

100	李兴普
400	太气神
500	李林林
010	王气神
410	小翠珍
010	一撇撇
150	兰定干
450	周圣雷
550	关文平
080	黑熊神
550	王祥联
080	袁去
090	陈中昌
510	吕平大
410	牙珠岩
540	史新亚
050	杰根
520	王保
220	魏国
820	太生臣
080	韩祥荣

曾老廉	063
老六	066
方大屁股	069
雷公安	071
伊医生	074
玉嫂	077
快三娘	080
吴大肚子	083
黄参谋	085
王洪文	088
姜大力	091
卢桂生	093
赵老闷	095
王货	098
钱学孔	101
老歪	104
黄爵	107
李明望	110
卢团长	113
晴晴	116
刘义伦	118
邓万林	121
大狗	124
张素	127
黑老吉	129
刘邦宪	132

2000 年

张娃	135
白社	138
丹菊	141
雪梅	144
重逢	147

2001 年

骚扰	150
包主任	153
杨广播	156
唐犛子	159
大老雷	161
马神仙	164
小马	167
郑所长	171

附录

颍河的精灵——漫说孙方友

田中禾 173

1999年

曹长老

曹长老是江西人，随部队打仗来到颍河镇，最后寻了一个镇上姑娘，便落下了户。曹长老的真名叫曹贵明，是个军医，未当兵之前就是基督教徒，现在弃甲归田，又开始了守礼拜。

曹长老来镇上的时候，据说有一个德国人在镇西苑老庄办了个教堂，守礼拜需要跑十多里路。因为曹长老是西医，常有叫急的病人来求他医治。这样一来，就误了不少病号。为广怀慈悲，他就与那个德国女人商量在颍河镇开一个礼拜堂，由他发展教徒。那个德国女人自然高兴，便授权曹贵明负责颍河镇教堂的讲经事宜。

教堂需要很大一片场地，而且还需要与当地政府接洽，为能受到法律保护。当时镇公所的镇长姓景，一只眼，人称景瞎子。景瞎子有性病，一犯上来就要打盘尼西林针。镇上就曹贵明一家西医，所以他不敢驳了曹先生的面子。当然，他也深怕共产党借机利用教会闹事，只批准曹贵明在自己小院里举行聚会。万般无奈，曹先生便让人做了好多棉布垫子，内里包了麦草，来了教徒，就一

人发一个。曹先生一边讲《圣经》，一边还能给人看病。每到礼拜五，还有灯下礼拜，院子里的墙脚树下全是蜡烛，唱诗班高唱赞美诗，给人一种天主降临的感觉，一切都显得极其神圣。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那时候，我已经记事，常与一群小伙伴到曹先生家看教徒们守礼拜。守礼拜的多为妇女老人，他们很虔诚地听曹先生讲道。院子外面，有几家卖小吃的常来“赴会”，因为里面讲道，不敢吆喝，生意做得很静。大概快中午的时候，守礼拜结束，人们鱼贯而出，皆走得很静很神圣。等人走完，曹先生的儿子开始打扫场地，把棉垫子一个个规整地擦起来，像堆了个肥大的雪人。

因曹先生是医生，又是教会的长老，所以很受镇上人尊敬。去曹先生私人诊所瞧病，有钱没钱都可以。有钱时你就多掏点儿，没钱时你也可少掏点儿。曹先生除去诵经之外，平常很少说话，许多事儿都是用笑笑作回答。到了他的私人诊所，你就感到气氛很肃穆，静得极庄重。曹先生既是医生又是护士，给小孩儿打针很轻，而且是打“撞针”。所谓“撞针”，就是像投飞刀一样猛地扎在屁股上——这本是很难做到“轻”的，但曹先生做到了，这可见曹先生的善根一斑。

到了1958年，大伙儿只顾忙跃进，什么也顾不得了。为能一夜间“跃进”出一个卫生院，公社头头儿们把个体户医生都集中了起来，把他们的药和药橱皆拉到一个离镇子十多里的地方，办起了颍河镇第二医院。因为有先生有药物，当天就能接病员，算是放了一颗“大卫星”。后来这种形势又改名为“联营诊所”，和医院一个性质，有门诊有药房有病房，每月发工资。因为那个叫天齐的地方距镇子太远，曹先生极少回来。后来，我又到一个十多里外的地方读初中，所以，我也就极少见到他。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见过一回曹先生。那是一场批判会，曹先生因当过旧政府的兵又是外地人，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批判曹先生的时候，总见他不时在胸前画十字，一个造反派把《圣经》撕碎了砸在他脸上，他却很慈祥地望着他，凄凉地叫了一声：“阿门！”

如此顽固不化，自然很提造反派们的兴致，他们把他推到三把椅子擦成的高台上，并让他双手扬起扎个“坐飞机”的架势。曹先生岁数大了，在高处站不

稳，一头便栽了下去。只听会场里有人高喊：“看！我们又击落了一架 U2 型！”那时候，曹先生已满嘴流血，死了。

那一天，也是礼拜五。为耶和華蒙难日，与耶和華不同的是，曹先生是摔死的。

许多年以后，上头又讲究“信仰自由”，镇里的教徒们又开始活动。曹长老的儿子当了教会头目。教堂里响起钟声的第一个礼拜五，教民们自觉为曹先生补了一个隆重的葬礼。许多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唱着《安魂曲》：

有日银链将要折断，

我就不再如此歌唱；

但我醒来何等喜欢，

发现自己是在天上……

教民们围坐在曹先生的墓前，一直唱到夜深人静。第二天，坟地周围插满了十字架，不巧的是那块地是一个巫婆的责任田，中国道教历来与西洋教不太友好，这回算是让她抓了把柄。那巫婆带领一群巫婆找到曹长老的儿子，一直闹了好几天方算罢休。

1999 - 1 - 23

韩广太

韩广太是个扎彩匠，专积阴德。过去的扎彩匠，多是画匠。韩师傅的画技很高，有一次他为一家大户扎纸人纸马，还扎了一个大院落。房前画了一个梅豆架，架上结满了梅豆角，其中一个被虫咬了，那虫正在咀嚼，下面还从另一个眼儿里冒出虫屎来，很是逼真。除此之外，扎彩匠还要会泥塑，用胶泥捏出的人头大多像古代仕女，柳眉杏眼，樱桃小口，只是一穿上纸衣，就透出某种阴气来，看起来好吓人。

由于韩广太干的是积阴德的事儿，所以众人就认为他胆儿大，有许多时候，仿佛他就是阴间派到阳间的使者，许多正常人不敢干的事儿，多让他来干。比如颍河里漂来了个死人，有人捞了上来，辨认死者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韩广太。韩广太对这种事儿也从不推托，责无旁贷似的，把酒洒在毛巾上，捂住嘴巴，用一根棍子把死者的头颅拨来拨去，报告着死者的特征。1959年冬天，是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大街上不时有饿死的外地人，公社里让韩广太拉尸埋人，埋一个两元钱。韩广太赶着一头牛，用绳子套了死者的双脚，赶牛拉到河滩里“软埋”。所谓“软埋”就是不用棺木不用草席，用土一盖了

事。逢着死者穿着棉衣,韩广太就把棉花扒出来。扒棉花的时候,他还念念有词,说是现在正困难,你临死再为活着的人送点儿温暖……韩广太扒出棉套,整理一番,再卖给别人——这当然是保密的。因为他经常出售破棉套,才引起镇上的人如此猜测的。

韩广太的女人是个巫婆,最拿手的是给小孩儿叫魂儿,谁家的娃娃吓着了,就去请老韩女人。那女人一身乌黑,等到中午时,一手拉竹笆,一手拿着被吓着孩子的衣服,边走边叫:“××,来家咧!××,来家咧!”路上不得有人拦道。所以,每逢叫魂儿的时候,被吓孩子的家人要全部出动,站在路口处央求别人晚走一时,这样,路口处常常会聚不少人看韩家女人叫魂儿。那时候,她的声音就会更大,腰肢扭得更加好看——现在想来,这很可能是她的一个招数儿,可以借机表现自己,达到某种广告作用。

韩家女人很干净,整天把头梳得溜光,穿着小白鞋。与人跳神,从不吃人家的饭,因为她吃斋。更重要的,是嫌别家饭不卫生。有一次到乡下给一家跳神,吃饭时下起了大雨,走不脱了,才勉强吃了人家一碗面条儿,而且不让人家给她盛,她自己到灶房,先盛一些倒在锅里,再从中间盛了一碗。她说这是简易消毒法,是从一个大干部那里学来的。可谁也没想到,如此讲究的人,只活了四十多岁。韩家女人死后,韩广太再没续弦,主要原因是介绍来的女人皆达不到前妻的卫生程度。多年生活,那个巫婆妻子把他也弄成了某种洁癖,从吃到住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一旦被人打破,就万分的不适应。所以,他宁愿单身,也不愿续弦了。

谁也没想到,韩广太最后竟死在了这“洁癖”上。

人生在世,何事若发展到过了限,就成为了“怪异”。韩广太的卫生讲究就达到了这种程度。他每天翻阅报纸,专看卫生与健康什么的,使他最敏感的就是什么不能吃。比如油炸食物不能吃,腌泡的咸菜不能吃,打农药的青菜不能吃……报上不让吃,他就一概不吃。可恼的是现在造假多,到处是不能吃的东西。有人发明了往油条里放洗衣粉;有人到医院捡骨科病人拆下来的旧石膏点豆腐;有人往白面里掺滑石粉,蒸出的馒头又白又大;有人给猪喂尿素……报纸上常留专栏,发表这种奇闻。别人见了,只是忧愁或愤怒一时,提高警惕就是了,过后该如何生活还是如何生活。而韩广太就不行了,对这种事儿格外